



〔保〕内·甘乔夫斯基 著

秘书日记

——我所见到的季米特洛夫

WO SUOJIANDAO DE
JIMITELUO FU

天津人民出版社

秘 书 日 记

——我所见到的季米特洛夫

(上 卷)

〔保〕内·甘乔夫斯基著 刘须钦 尤艳琴译 韩 维校

MISHU RIJI
WO SUOJIANDAO DE
JIMITELOFU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Неделчо Ганчевский
ГЕОРГИЙ ДИМИТРОВ
Каким я его видел и запомнил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9

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秘书日记

——我所见到的季米特洛夫
(上卷)

[保]内·甘乔夫斯基 著
刘须钦 尤艳琴 译
韩 维 校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插页4 324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800

统一书号：3072·603

定 价：1.90 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秘书内德尔乔·甘乔夫斯基在一起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933年12月16日在德国法西斯法庭上



“废除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国”全民投票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与劳动人民在一起（1946年9月8日，于索非亚）

序

我是1945年12月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秘书处工作的，即在他渡过22年的政治流亡生活回到祖国一个多月之后。季米特洛夫是由于1923年9月起义遭到失败，被迫离开保加利亚的。他一回来就马上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改造社会的活动。为了取得巨大的成就，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有位同志出了个绝妙的好主意，提示我把对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生活和紧张活动的印象记录下来。于是我就开始积累事实资料。从此，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生最后三年半期间，我竭尽可能坚持记日记。我必须立即说明，我写日记并无规律，有时我记得很详细，几乎每天都记，有时，竟整整一周没有时间打开日记本。另外，我写日记的习惯是逐步养成的，所以到后来日记大都写得比较精练，内容比较广泛、深刻；有些地方叙述的资料比较概括，有些地方更多的是直接的、生动真实的印象。我保存了许多工作笔记，里面记载了日常发生的事情，接办的任务，安排各种会见的具体事宜，即一切与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工作有关的事情。我还保存了我速记的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和演说手稿。我和不久之后到秘书处工作的茨维亚特科·班切夫都养成了速记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和演说的习惯。然而有些速记记录，是供公开

报道用的就没有整理，因为当时没有这种必要。我整理的许多速记记录、信件和报告都存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档案中，使我在撰写本书时能利用这些文献。许多事件我记忆犹新，有些事件和事实，特别是那些绝密事件，我只是在自己的笔记中简略提及，以便等我有了时间凭记忆或者凭文献加以恢复。为了更准确地反映那些特别复杂、特别矛盾、而见证人又不多的事件，我在撰写本书的这些年里，同国内外人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按老习惯作了速记）。

这部两卷集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我尽一切可能全面地再现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伟大变革时期，即为保加利亚全面的社会发展奠定基础时期的生活和活动；再现季米特洛夫在对于我国、对于社会主义世界和保卫世界和平命运都极为重要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生活与活动；再现季米特洛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某些后果严重的现象这一时期的生活与活动。由于格·季米特洛夫过去的的生活对于了解后来发生的事件有重要意义，因此，我用许多篇幅回忆了他的经历。我努力做到我回忆的季米特洛夫不是离开生活而孤立存在的，因为这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而是处在事件的中心，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人们——从城乡普通劳动者到我国和全世界的著名活动家中间的。

这位伟人每天的生活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见、谈话、参加各种会议、打电话、演说、发言。这样的日子凭笔记那怕仅恢复其中的一天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不敢奢望能毫不遗漏地反映季米特洛夫多方面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我仅讲述我看到的和得到确实证明的东西。

日记上的年月日都是记日记时填写的。在叙述时我加了些

方括号，方括号里面是根据后来的资料对所描写事件的说明。
为了便于区分，各节之间空一行，每节开始用黑体字标出。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0)
第三章	(189)
第四章	(237)
第五章	(273)
第六章	(348)
第七章	(391)
第八章	(429)

第一章

第一次见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莱比锡审判及其现实意义；在尼科莱·赫列尔科夫那里做客；为巩固祖国阵线的统一而斗争；友好的忠告和不友好的勾当；瓦西尔·科拉罗夫；特莱乔·科斯托夫；托尔布欣元帅；立法活动；学习管理；托多尔·日夫科夫；准备广泛的政治攻势。

1945年12月17日，星期一，这是一周的开始，也是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生活的开始。

日夫科（日夫科·日夫科夫是保加利亚工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干部部部长）突然光临克拉克拉大街14号工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我在工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马列主义教育组工作，出差，参加会议，准备文件，不断在《青年火花报》上发表文章。一个多月以前我刚满25周岁。在此之前，我上了一年高等学校，后来又在法西斯统治的保加利亚监狱里读了三年为政治犯办的“大学”。我认为我读完了高等教育的全部课程，但是教授们不承认。日夫科通知我，马上去找党中央分管组织问题的书记詹科夫。我们俩跟

他都很熟，因为和他一起坐过牢，所以彼此交谈时不必称他詹科夫同志。“为什么？”我困惑不解地问。日夫科严肃地说：

“因为你要去做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第二秘书。”当然，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简直象晴天霹雳，尽管我还不能了解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我马上来到伏拉布卡大街10号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央书记詹科夫解释说，派我去当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秘书，那里工作很忙，我太腼腆，应当更大胆些，到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则表示，这一工作责任重大，我毫无经验，很难胜任。他说：“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吧。”然后他又详细告诉我，怎样打电话跟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秘书阿森·格里戈罗夫取得联系。

我当即给格里戈罗夫打了电话（我同他也一起坐过法西斯的监狱）。他让我马上去季米特洛夫的别墅，并告诉我怎么走：乘5路电车到戈尔诺邦斯卡娅站下车，再走200米。他接着说：“大街右边你看到有警察执勤，就从那里进别墅的院子。”

我没有时间好好考虑这一切，马上动身去克尼亚热沃镇。但是那几年乘5路电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复活节广场电车站上已经排起了长龙。电车很少，需要等很长时间。

在索非亚中心我目睹了一幅凄惨的景象。众所周知，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能记得自己的每一步行动。也许是这个原因，我对这里特别留意。这幅景象酷似但丁神话中的地狱。广场四周破坏殆尽，好象一场台风刚过，留下了一片废墟。这是1943—1944年索非亚被轰炸之后留下的，现在要由反法西斯政府消除这些后果。

在电车上我考虑着，季米特洛夫在我生活中的意义。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位伟人，但是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季米特洛夫的生平与活动，我早就十分了解。可以说，我个人的成长，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受他的影响。我们读过神秘的《褐皮书》^①，争相传阅过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演说词，我们赞叹他那传奇般的英雄主义，因此把他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相比拟。后来又知道了党和工人青年团的“新方针”，“季米特洛夫方针”，知道了季米特洛夫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非法传入保加利亚的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我们在地下的秘密集会上讨论他关于反法西斯和反战人民阵线和祖国阵线的指示。老实说，我们很为我们的一位保加利亚同志领导着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联盟而骄傲。在战争年代，直到我们被投进监狱备受折磨时也能听到他关于更广泛更勇敢地开展斗争的忠告。季米特洛夫从侨居国外回到保加利亚一个多月以后，我在伊斯贝里赫市听到过索非亚电台转播的他的演说，当时我是作为工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组织竞选运动来到伊斯贝里赫市的。但是我听他演说的那座咖啡馆里人们拥挤不堪，烟雾弥漫，听众又是十分热烈评论他的演说，所以我不能完全听清演说的内容。

而现在我马上就要到他身边去了。我觉得这好象有些不可思议。

当电车驰近戈尔诺邦斯卡娅站时，我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衣着，想看看，见到季米特洛夫时我的模样。我马上意识到，我要出丑啦：我穿了一件破旧的制服，好象从裁缝手里拿回来之后从来就没有熨过，衬衫也是皱皱巴巴的，没系领带，皮鞋好

^① 指《关于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的暴行的褐皮书》，1933年8月1日出版。该书由德国法西斯受害者国际救援委员会，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协助下，筹备出版。

久没有擦过，大衣已穿破了。但是即是我想穿得好一点，我反正也作不到——因为我没有第二件制服，在我们单身汉宿舍里恐怕也找不到一件干净的衬衣。我感到好笑，因为无论是中央书记，还是日夫科·日夫科夫都一点也没有注意我这副难看的外表。我想，我们大家有着共同的观点——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观点。我们认为外表和形式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内容，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应该一天到晚忙于更换衣着和发型的。

我下了电车，没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了一个铁栅栏门，旁边站着一位警卫。门卫已预先得通知，为我打开了铁门。院子里面有一片花圃，一幢二层楼的别墅，一位年轻人在门旁迎接我，领我进了楼。我脱掉大衣，穿过前厅，来到办公室。阿森·格里戈罗夫在里面热情地微笑着欢迎我，象一位老相识和好朋友那样向我问好。

“你好，内德尔乔，请坐吧！稍等一会儿！”格里戈罗夫亲切地说。

我坐在凳子上，开始翻阅格里戈罗夫给我的简报。但是我的心情如此紧张，坐立不安，听不进，也读不下去。我环视一下周围的一切——因为一会儿我就得把这一切都讲给朋友们听。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画像，下面小一点的画像是爷爷（布拉戈耶夫）^①的画像，这一间不大的房子正中放一张大办公桌。

几分钟之后，前厅对面的门开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朝我们走来。他走在地毯上，我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他今年63

^① 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保加利亚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岁。这是一位仪表堂堂，令人尊敬的人，外表整洁，神态端庄，身材魁伟，步履坚定，精力充沛，看到我他微微一笑，挥了挥右手表示问候。我站了起来。

“您已经来了？”他问道并伸过手来。我不记得是怎样回答的，也许我根本就没有回答。

“我们要一起工作啦，是不是？”

“是，季米特洛夫同志，”我说了一句，或许还说了点别的。

然后他对我们说：

“你们马上分分工。您”他对我说，“负责接办国民议会这方面的事情，格里戈罗夫负责中央委员会方面的。您给他讲讲，”他对格里戈罗夫说：“这个工作都包括哪些内容。”

“他对他称‘您’，”我暗自惊异地说，“而且他的声调里没有丝毫命令口气。”

季米特洛夫坐在办公桌旁，我坐在凳子上。我着手做事，但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季米特洛夫的头发花白稀疏，很艺术地向后梳着，宽阔的前额，浓密的黑胡须，脸色显得特别白皙并泛着红润，一双大眼睛，闪着善良的火焰般的光芒。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一位一眼看上去就令人敬慕不已的美男子。

1945年12月19日，星期三

昨天晚上我目睹了一件小事，使我有机会就近观察一下季米特洛夫，了解一些有关他生平的新情况。

不久前，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索非亚第一区委，给季米特洛夫寄来一份履历表。为了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每个共

产党员都得填写履历表。季米特洛夫是昨天晚上填写的。他口授答案，由打字员填写。然后他核对了一遍内容，署上了年月日，签了名。下面就是履历表和他的回答：

姓·名·父名——米哈伊洛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文化程度——初中二年级。

职业——排字工人。

何年参加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从1902年起一直是保工人党（共产党）党员。

何时，何处，当选过党的何种职务？——从1909年至今——中央委员。从1913年至1923年——国会议员，乡、区参事，现任26届国民议会议员。

是否工会会员？——是。

本人成份——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工人。

拥有什么财产？——一无所有。

家庭出身——工人家庭。

是否参加过1923年9月起义？任何职务（战士、指挥员）？——领导人之一。

是否参加过1941—1944年的抵抗运动？任何职务——战士、指挥员、政工人员？——〔此处打了一个破折号；他没有找出适当的词来表达自己的职务，因为这一栏里也确实不包括他所担任的职务。〕

是否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判过刑，何时，何处，多少年？坐牢多少年？——1912年1个月，1917年^①——被判坐牢三年；在德国从1933年3月9日至1934年2月27日莱比锡审判。〔他没有提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15年）——译者